悠悠岁月

想起了儒林的瓜

文/诸葛佩圣

乡党周文良先生写了一篇《儒林黄金瓜》的文章，读来亲切怀旧，儿时各种瓜和瓜的故事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浮现。

黄金瓜是儒林的当家瓜，这是儒林地区特有的。黄金瓜也叫梨瓜，因为它的形状长得像梨，椭圆形的，瓜纽一头略小，瓜脐一头略大，瓜皮是金黄色的。黄金瓜有两个品种，一种是纯金黄色，瓜皮是光的。还有一种是有条纹的，条纹颜色略白，略凹，条纹有一指宽，整个条纹从瓜纽到瓜脐。

儒林可以说是一个有名的瓜乡，每户农家或多或少都会栽种些各种各样的瓜。瓜的品种很多，有西瓜、水瓜、菜瓜、黄瓜、丝瓜、柿子瓜、老鼠瓜等等。最主要还是蕃瓜和冬瓜，蕃瓜被儒林人叫香瓜，也有地方叫南瓜、北瓜。它个大，扁圆形，大的有七、八斤乃至十来斤，小的也有三、四斤，贫困时期农民都把它当主粮吃。西瓜有圆的，也有椭圆形的，和普通蕃瓜差不多大，西瓜绿皮黑籽红瓤，也有花皮的，味甜，水分足。现在是花皮的多，小时候我们吃西瓜，从来不用买。午饭一过，人们都在家中歇晌，看瓜的老头也在瓜棚里打盹，我们一群小伙伴就到瓜田去偷瓜。那时的瓜都是生产队集体的，偷了之后就抛到河里去，西瓜在水里是浮着的，小伙伴们全“扑嗵、扑嗵”跳到河里去，由力气大的伙伴抡起拳头，“嘣”的一拳西瓜开了花。瓜吃饱了就打水仗，打累了就在水里休息，人仰着脸朝天浮在水面上睡觉，掐张荷叶遮在脸上，想沉都沉不下去。有时候晚上也出动，晚上出动就要分工了，先派两个能说会道的伙伴去瓜棚，缠着看瓜老头说要听他讲故事，其他人就在瓜田里了，夜里看不出瓜生瓜熟，但每个人都有一手辨别西瓜生熟的绝技，只要用手指在瓜上弹两下，听到“咚咚”的声音就是生瓜，听到“扑扑”的声音就是熟瓜。

水瓜是用来解渴的，长条形，体型较粗，大的有热水瓶那么大，一般二、三斤重，皮是深绿色的，肉白中带青，水分特足，瓜皮特别薄，所以吃水瓜从来不用削皮，都是连皮吃的。夏天基本上家家都有水瓜，洗干净后放在水缸里，也是浮在水面上的，放水缸里的作用是保新鲜，保水分，吃的时候凉快。

菜瓜和黄瓜主要是当菜吃的，在锅里放上些许油盐炒瓜片吃，也可以切成很薄的片用盐码一下浸透后把水挤干做成冷盘。夏天晚饭喝喷香的大麦粥就着脆生生的咸瓜片，现在讲起来就是美味了。

丝瓜不能生吃，是专门用来烧汤的，把丝瓜皮削去，将瓜肉切成一小箍一小箍的，起一下油锅，再把切成小段的油条入锅煮汤，加点虾米再打个鸡蛋进去，那丝瓜油条虾米鸡蛋汤的味道打嘴都不丢。

每年一到盛夏，儒林各种瓜都集中上市了，数量最多的要数黄金瓜。儿时儒林老街不长，窄窄的，那街道两边摆满了瓜摊，从东街朝西街一看，满眼金黄，真可谓“满眼尽是黄金甲”。这街上摆摊的都是零售的，奇观还在街东的大河石桥边上。这儒林大河是通往长荡湖、滆湖、长江的。当然也通金坛、湟里、常州的。儿时运输陆路少，因为没有公路和汽车，基本都是从水路用船运输。儒林大河上有座千年石拱桥，每天凌晨，那大河小石桥边上的小木船就排上了队，干啥呢？这是瓜贩们来儒林采购黄金瓜到附近各镇去卖的，最远的有常州来的小木船，都是人工用手摇橹和在岸上背纤的。天一亮，各村的黄金瓜就会集中到小石桥边上的码头上，码头设立了有专门帮瓜农称瓜算钱的班子，一条船装满开走了，后面的船再依次而来，那情景真是蔚为壮观。

回忆起儿时的情景，真是回味无穷，其乐融融啊。

那年那月

小鸡蛋展显家风

文/汤敖齐

我老家在水北农村，在我孩提时代，家里如果养了一只下蛋的母鸡，简直就是家里的小银行。

那个年代，人们的温饱都没能解决，只能省吃俭用，苦度岁月，鸡食以菜叶、青草、稻糠为主，因营养不足，产蛋数量相当有限，有的鸡要歇几个月才下十只蛋。积攒下来的一只只鸡蛋，母亲平日里总是舍不得吃。每隔十余天，她就要提20多只鸡蛋到水北街上卖，每只鸡蛋卖到一毛多钱，贴补家用，买些油盐酱醋。一天，我发现鸡窝外面的杂草丛中有一窝蛋，我兴奋地点了一下，刚好17只。母亲乐滋滋地提着竹篮来取时，朝鸡蛋看了十几分钟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不对呀，那只芦花鸡下的蛋没有这么大，而且蛋壳的颜色也不同。”

次日一上午，母亲蹲在鸡栏旁边静静守候，想弄清楚究竟是哪只鸡下的蛋。中午时分，母亲终于发现原来是邻家婶子家的一只花斑鸡下的蛋。之后，我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把半篮鸡蛋送到邻居婶婶家。

那些年，村上人家办喜事、做寿等都有送蛋的习俗。我三姐生小孩双满月后回到娘家，热心的乡亲家家送来了鸡蛋，母亲把收来的鸡蛋一只只拿到灯下反复照看，把不新鲜的蛋取出来，再把挑选好的新鲜鸡蛋煮熟，抹上喜庆的红色，以同样的数量“回礼”给各家各户。如此一来，家里不但没有收取人家一只鸡蛋，反而“赔出”了几十只新鲜鸡蛋。

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，心里嘀咕，埋怨母亲老做“赔本”交易。母亲说：“农村上人艰苦朴素，省吃俭用，很多人家自己家的鸡下几个蛋都舍不得吃，一直积攒着，久而久之这些蛋也就变质变坏了，我们照此再把不好的蛋拿给人家，怎么行呢?”

就这么简单，不需说教，无需多言，母亲的举动，将家风写就成淳朴无华的至亲至美，教会我努力做一个礼仪之人、正直之人。

芳草萋萋

乡村夏夜

文/刘希

夏夜，皓月当天，星斗满天，晚风吹来阵阵花香，蝉声阵阵，蛙鸣如鼓，乡村的夜，显得那么静谧祥和，又热闹得似一支悠扬的小夜曲，那美妙动听的天籁之音，奏着大自然和谐的音律，置身其间，身和心都得到涤荡和静化，仿佛一切浮华世界的干扰都不存存了，就剩下自己屏声静气，洗耳恭听这一首乡村小夜曲。

蝉无疑是主唱。夏日蝉鸣，是乡村的最大特色，不仅因为蝉声洪大，更重要是因为这蝉声从不间断。蝉属于外向性的性格，毫无顾忌地张扬着自己的个性。这蝉声，一直从早伴到晚，从晚伴到早。小小的蝉披一身金色的壳，像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战士，藏在树叶间，躲在树干上，或是栖息在树下，若不仔细寻找，很少能发现它们的身影，可就是这样看不见影子的蝉儿，他们像约好了一样，鼓动蝉翼，进行大合唱。真如是“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。”

蛙是鼓手，夏日的蛙鸣，是乡村独有的风景，青蛙栖息在池塘，田梗边，在小道上走一走，便随处可见。它披着绿色的衣裳，睁着圆而大的眼睛，一般静立不动。伴着蝉声，青蛙也鼓动腮帮，有节奏地开始伴奏起来。声音如鼓般洪大，一阵低沉的蛙鸣过后像突然间爆发，一阵高过一阵，那声音几乎想盖过主唱蝉鸣，越听越觉得他们像比赛似的，不甘落后，仿佛能看到青蛙鼓胀的白色腮帮，和蝉因大力喊叫而颤动的蝉翼。

蟋蟀和小虫是和音。蝉声渐渐弱了，蟋蟀他们或是躲在墙角里，或是站在阳台上，开始细声细语地唱起歌来了。声音尖尖的，细细的，像一位美丽的女孩儿撒着娇，是那种愉悦的，兴奋的声音，还有那些不知名的小虫，唧唧唧唧，啾啾啾啾，叽叽叽叽，一阵一阵，此起彼伏，总是不经意就传入了你的耳朵，让你心旷神怡，又给这支小夜曲增添了无限的韵味。

繁星点点，蝉鸣声声，乡村的夜，静谧安祥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静坐，遥望，聆听，在今夜里，将所有繁琐的心事都抛去，只留下安静与平和，心境如月光一般美好，然后在乡村这支美妙的小夜曲里，满怀笑容地睡去，一夜好梦连连。

岁月流歌

靠近往事

文/徐锁平

往事像排浪
阵阵涌来
拍打在现实的暗礁上
击得粉碎
激起的点点水花
滋润了无数
干枯的心灵
熨帖了多少
满脸的皱纹
幸福
靠近往事滋长

夏至

文/徐锁平

夏至的馄饨里
曾挤进母亲多少无奈
南瓜藤马兰馅的苦涩
烹饪出父母缕缕辛酸

送别的馄饨填满了脚步
拎一包衣服
挑一只木箱
独自远行

一路上
泛起的青葱
牵出一串又一串温馨

又要远行
馄饨里
再也品不出
母亲的手艺

清韵图　钱雪莲作品

为了民族复兴·革命英雄谱

余慎烈士

（1910—1946）

余慎，原名徐积福，曾用名徐岩福，徐步云，浙江永康县人，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参加了永康农民暴动，曾任永康县委组织部长、宣传部长、永康县抗日政治工作队队长等职。1940年调皖南新四军军部，在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党训班学习后，到茅山抗日根据地工作。1941年起，先后任武南县委书记、金丹武县委书记、金坛县委书记。1945年8月20日，他率部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收复金坛县城。新四军北撤后，任茅山工委委员、金坛留守处负责人。1946年10月，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调集万余兵力对金坛发动大规模清剿，并张贴布告：活捉余慎、薛斌者，赏米千石；报信者，赏米百石；窝藏者，全家杀头，连保连坐。1946年11月25日，他与五名武工队员，在城东大荒田遭敌包围，激战中壮烈牺牲。国民党反动派为恫吓百姓，竟将余慎烈士的遗体放在中山公园（今华罗庚公园）旁暴尸示众。

资料由区烈士陵园提供

工作简报　免费赠阅　编辑部地址:金坛区晨风路61号　新闻热线:82368015 82368022　在线阅读:www.jintannet.com　投稿信箱:jrjt002@163.com　常州信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